

钻
玉
米
地
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序

我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,除了长篇小说和散文之外,共写了十三部中篇小说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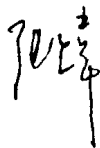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我十分钟爱的文体。我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些篇章之中,可以说为之殚精竭虑。

现在的七部“中短篇小说年编”,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。这成为一次盘点,一次回顾和总结:生命的痕迹、劳作的历史、艺术的变化、生活的记录……

时间匆匆而过,悉数消逝在渺茫无际的数字时代,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不过,当重新展读这些篇章时,我却再度追上了漂流的时间,并且觉得一切都楚楚如新。

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、写作的意义。



2012年1月12日

序

一辑

- 木头车 / 3
槐花饼 / 14
小河日夜唱 / 29
花生 / 36
夜歌 / 43
他的琴 / 57
钻玉米地 / 66
锈刀 / 86
铺老 / 95
开滩 / 104
叶春 / 113
槐岗 / 122

二辑

- 造琴学琴 / 133
石榴 / 149
玉米 / 156
蝉唱 / 172
战争童年 / 182

公羊大角弯弯 / 202

下雨下雪 / 215

在路上 / 230

人的价值 / 242

田根本 / 251

悲歌 / 259

告别 / 269

三辑

初春的海 / 281

自语 / 291

春生妈妈 / 300

达达媳妇 / 309

老斑鸠 / 317

善良 / 328

七月 / 343

操心的父亲 / 358

芦青河边 / 370

深林 / 381

桃园 / 395

丝瓜架下 / 402

附：短篇小说总目 / 411

一 辑

木 头 车

槐 花 饼

小河日夜唱

花 生

夜 歌

他 的 琴

钻 玉 米 地

锈 刀

铺 老

开 滩

叶 春

槐 岗

木 头 车

一

这几天,园艺场里的人都谈论着老阮家的事:他儿子小春毕业回来要当教师了!都说他是棵好苗子,靠得上。老阮前几天听场长谈过之后,心里非常高兴,加上大家这么一说,就更乐得合不上嘴了!一遇上人,总爱唠叨几句:“他大叔你说小春子当教师能行?”“行,一定能行!”谁都知道小春子是个棒小子,很英俊很英俊。

老阮听人议论,像喝了蜜水一样,甜滋滋的。回到家里,他寻个话茬就和老伴说起来:“以后说话再别颠三倒四的,叫人家听了笑话——儿子都快回来当老师了。”老伴笑嘻嘻地说:“他教他的,咱说咱的,关他什么事?”

“那可不行。场里对他这么器重,就一定得叫他干好。回来时咱得好好和他计划计划。”

老阮独自到外屋吸烟,想着儿子。

有一个很久以前的木头车轮子挡在猪圈出口上。那木轮如今是废了。小春小时攀在大轮子上问这问那,他觉得真奇怪,真

好玩。

“多粗的树才能挖成这么大的轮呀？”

“那是木头烘烤着弯成的，树哪能那么粗！”

“俺不信。”

“你个笨孩儿！树一百年也长不成车轮子粗！”

“俺不信，俺不信。”

猪从轮子的辐条间拱出头来，小春吓得一跳蹿下来。

他可没见过木轮在地上转动的样子——如今都是胶轮马车。木轮一转咯噔噔响，坐着的人受不了。

木头大轮子上钉了老大的铁钉，钉帽像黑膏药。多有意思的一种大车，咯噔噔，咯噔噔！小春说：“爹爹，俺想看大木头车拉东西。”

“真蠢笨！”老阮吸着烟，笑着说一句。

老伴咕咕啾啾走出来：“老阮，你说小春回到场部小学去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人家孩子当兵复员啦、出去学习啦，回来都是场里派马车去接回……”

“叭叭叭！”老阮一挥手：“他有法回来——他会搭个车嘛。”

天傍黑，太阳火红火红。场大门口一片嘈杂，大家都往那儿跑。有人返身回来嚷：“看看，看看！小春坐着一辆木头车回来啦！”“哎呀，如今还有那玩艺儿。看看！”

老阮和老伴赶去一看，见小春真的驾着一辆老式木头车咯噔噔驶来了，拉车的是一头不起眼的毛驴。这孩子站在车前，手里拽个缰绳，举着长鞭子……“小春！小春！下来！停车呀……”他举

起手一喊，儿子一拉绳子，车“咚”一声停了。

大家都笑。

很多人都来摸大车，议论，说这车离现在有个百十年了。“胡说！顶多四五十年！”一个老头子的声音——是老阮。

大车上拉了他上学时用的行李家什——他这几年中学生活积攒了不少东西。车上的碎木头不少，还有一套木工用的工具。“这孩子不务正……”有人小声议论，被老阮听见了。

人群走开了，老阮把大车和儿子领回家。第一句话老头子就问：“大车哪里弄的？”小春笑嘻嘻：“学校跟前村里有一辆，要拆，我拦住了。我省下菜金买下，琢磨驾回来场里有用处……”

“蠢笨哪！”老阮骂一句。

老阮想起个事，又问：“驴呢？”

小春说：“驴是借的，为了驾回车来。我还要送还牲口。”

老伴倒高高兴兴。老阮卸下牲口，又赶紧催着小春去场部报到。小春脸也未洗就去了。

刚巧，一进门就遇着了场长：“噢，小伙子！回来了，哈哈……”他把小春的一双手握得绷紧，“听说还驾回来一辆木头车，哈哈……”

他们热情地谈起来。没别的，小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：“咱场里有什么艰巨的任务，你就交给我吧！保准……”

“嗯……任务倒有一个。”场长笑眯了眼，“要你去教孩子，教咱场里的好后代，这个任务够艰巨了吧？”

“够艰巨。不过……我想做更艰巨一点的。场长，我这副身子

骨还挺硬啊！”小春的态度是那样严肃：“你知道，我驾回一辆大车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想把它捐给场里——不过俺有个条件，得让俺亲自驾它，拴上一匹好马。”

老场长大笑：“哈哈，如今哪有木头车哩，不中不中。如今都是胶轮大车运东西。再说你爸也不愿意哩……”

小春皱皱眉：“不过这辆木头车还能用——你看我驾它跑了三十里路，它硬邦邦的呢！为什么就得扔了？当柴烧了可惜！我就是怕那个村子扔了，才买了来……”

老场长有些为难。他摸了摸胡子说：

“好，小春子，我一定把你的建议带回去！”他说这话时，觉得小春已经不是个孩子啦。

星斗挂了满天。小春在回家之前，一个人到果园里走了很长时间。

初秋的风中，一棵棵大果树轻轻摇动。果子散发出清香味儿。他蹲在那儿，借着微弱的星光看着。大果园里什么活物都闭了嘴巴，多静。矮矮的树丛像老人踞着。他想起了小时候一伙儿人奔跑的情景。真好啊真好！他们都在果园里劳动了，大家都比他大了，有的都二十岁了，有媳妇或女婿了。“成家了”——老人们这么说。成家是个什么滋味儿？

巨大的木头轮子车咯噔噔跑在平平的园中空地上，大伙儿呼一下跑来，说“上车”了！驾车的让他们上，他们才敢上！不让他们

上,他们就不高兴地说了:“架子真大! 哎呀这副架子呀!”他们一定会这么说。

小春沿着果树间的白沙路奔跑不停。踏踏! 踏踏! 脚步声像大马——一匹黑颜色或红颜色的大马,浑身都闪光亮。大马大马,俺的大马! 一会儿他就出汗了。他坐下来风凉,这才想起爹和妈会在家里着急。他赶紧往回跑去。

家里早就做好了饭菜等他。两个老人谁也不动一筷子。

小春高兴地端起碗就吃,他们这才对脸笑了一笑。“报到了报到了?”“嗯嗯嗯嗯。”“场长对你好吧?”“场长好哩,爹,场长好。”……

小春的劲头今天特别足,吃着饭,不住地向爹妈问这问那。老阮瞅着儿子,心想:“这孩子才来家,不知心里想的什么,我得摸摸底。”他问道:“小春,你毕业回家打了个什么谱?”“不管活多苦多累,我都准备干呗。”小春回答。

“说得对! 是得使劲摔打摔打!”老阮高兴地打量着儿子,“不过,也要听听领导的话,叫咱干什么,都得干好。叫你当老师,你就得有个大人模样,别叫大家泄气。”

小春凝神听着,心想:“原来场里叫我当教师的事他知道了。我可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,听听他是什么意思!”想到这儿,小春说:“场长叫我当教师,是对咱的信任,咱可要好好想想。我才毕业,没得到什么锻炼,上来就要当先生,这怎么行啊!”

“怎么不能行?”老阮扔了筷子。他没想到场里对他这么器重,他竟能来这一套! 气死我了,这个孩子不是好孩子! 老伴对他使

眼色，他没有忍住，还是发了火儿。他说：

“小春你拗吧！拗到底就知道了！整天弯腰屈背在果树下边干活是什么滋味！多少人想当老师，他们白天黑夜想……你犯了什么毛病？嗯？”

小春不吃饭了。他鼓着嘴唇。他从小不高兴就这副模样。

“我就你这一个孩子，我不能让你像我一样没出息！”老头子大口地出着气。

小春抓住了他的话头：“好啊！你说做个革命工人是没出息，好啊！我明天告诉场长去……”

妈妈喝住了他：“胡说！你爸是为你好……”

“为我好该听听我的意见哪！我年纪轻轻的，整天钻在屋里，能不得病吗？俺得到外面跑跑才行！俺要赶自己的那驾木轮子车……”

老阮愣了一会儿笑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？！你那辆宝车还能用？你不看看现在哪有那个古董玩艺儿？你让人笑掉牙。嘿嘿……”

“可我驾了三十多里，它不是挺好的吗？它就是能用哩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阮大笑。

“我驾我自己的车呢！它是我一分一分菜金攒下来的，我自己的车嘛！我喜欢我自己的车嘛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二

小春当年秋天就驾上了木头车。

不过场里没给他一匹大好马，而是把一匹最老的灰马给了他。

秋天是采收苹果的繁忙季节，场里的所有大车都派上了用场。园中大路上，一天到晚都是嘚嘚的马蹄声。苹果就是从这里运向码头、果库，运向四面八方。男男女女都扛苹果装车，都踏着木梯摘苹果。大家都唱歌干活，像不知累似的。

谁不愿坐一坐大木头车？

颠得慌啊颠得慌！姑娘们尖声大叫着，可还是爱往这辆车上跑。“屁股不疼吗？”男人们追在后边问。

小春在姑娘喊的时候，就放慢了车速。姑娘夸他：“心眼儿怎么这么好？”

大家欢唱着：“广阔天地炼红心，革命青年志在四方……”

只要听到咯噔噔的声音，大家就知道是大木头车来了。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辆车子。那两个巨大的木轮一滚动，就让人高兴。它载的东西一点也不少，速度也不慢，凭什么淘汰这辆车？可能是因为它走不得破路，路稍稍松一点，轮子就容易往下陷……不过如今都是大路了，平坦坦的大路——社会主义大路嘛！

小春回到家，老阮不太爱跟儿子说话。他就主动叫着：“爹爹，俺为你捎回一个大甜瓜——它长在树盘上！”老阮吸烟：“不稀罕！”小春又说：“听说胶轮大车的轮胎爆了！”老阮这回瞪大了眼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小春比画：“大口子半尺长，修也修不好，换新轮胎吧，又没有钱……”

老阮看一眼惊讶的老伴，不吱声了。小春说：“俺也得备个轮

子……俺想把猪圈口上的木轮子卸下来，抹上油备着。”

老阮不吭声。不吭声就是同意了。

小春于是寻个机会拆下了木轮，又用木桩子挡了圈口。猪不满地叫着。

老场长叹着气找到小春，说把胶轮车上的好马换到他的车上吧！唉唉，倒霉倒霉！老场长说还是你的木头车子利索，起码没有那么多毛病，轮子坏了，顶多让木匠换换木头，加加铆钉！小春大笑。

从此小春的木头车上换了最好的红色大马，它浑身闪闪亮，如同锦缎。小春也神气了，老阮也神气了，他妈也神气了，他们老两口常跑到路边上等着木头车经过。路上有坎坷，他们就找个锨平平：“木头车可不能颠颠……”

“小春，让俺坐坐你的车呀？”

小春一看，见是子弟小学的女教师小燕——她真娇，像个资产阶级小姐。小春不想让她上，但又一想全场的青年就她一个人没坐这辆车了，怪可怜人的，就说：“上吧！”

小燕是接替了小春的空位子当上教师的，不见阳光，全身都白得像雪。“多么俊！”有人说。也有人说：“太白了光出毛病。”小春知道她爸是园艺场老会计，最有实权。老会计不愿让女儿做采苹果剪果枝的粗活，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。不过听人家说小燕教书还卖力。

她坐在车上，车上再无别人。她多想跟赶车人说点什么，可人家不先开口。停了一会儿她问：

“听说这辆车是你自己的？”

小春答：“那是当然的了。”

“过去地主家才有一辆大车呢……”

小春的脸一热。不过他马上答：“我是节省菜金买下的——不买下，那个小村就当劈柴烧了，他们只卖了几个木材钱……”

“反正是一辆大车。”

“可我交给了场子里——你没见它给场里拉东西吗？”

小燕一鼓嘴：“那你还敢说是自己的车？”

小春不吱声了。小燕说：

“改造世界观是个长期的任务。”

她说完，跳下车走了。

小春老想找一句话送给她，可找不到。直到她跳下车走了，还是没有找到。他使劲鞭打红马，红马跑起来。小春眼里渗出了泪珠。整个的一天他都不痛快，干活也无精打采了。回到家，老阮和老伴都觉得儿子不对劲儿，问他，他也不说。

第二天，照例有不少年轻人坐上车子。他们在车上大笑大叫，唱革命歌曲，高兴极了。这样，小春也高兴得很。当车子经过学校路口时，他们都看见娇滴滴的小燕站在那儿。可小春的车子停也不停，呼一下飞过了。咯噔噔，咯噔噔……木头车真神气呀！

第三天，他们坐着车子，又一次见到小燕等在那里。小春心里想：“哼，你坐车坐上了瘾哩，再叫你损我！”他飞快地驾着车跑开了。

在一个小雨天里，小春想不到会有人搭车了，就把车子赶得很

慢——谁知小燕又站在路口了，小春急忙打马，可是已经晚了，她一下子蹿上来，真猛啊！她噌一下上了车，扳住车沿坐下，咯咯笑。小春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小燕就是不答。

小春自语地说：“你不愿走路，只想坐车，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吗？”

小燕恼了：“我一提意见，你就不愿拉我了，你虚心吗？你有一辆车，就觉得了不起！你谁也不放在眼里！你不想想：手里的鞭子是谁给的？是党和人民！你的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……”

小春语塞。他答不上来。小燕多厉害呀！小燕到底是老会计的女儿，多会算账！他一声也不吭了。

木头车咯噔噔往前走，不知不觉到了小春自己的家门口。老阮吆喝一声，车停了。小燕一下跳下来，叫着大伯大婶。老阮和老伴急忙高兴地招呼女教师进屋坐坐，喝杯水、吃个瓜，小燕毫不推辞就进屋了。

小春坐在屋角，不说话，只是听他们几个人说。

小燕说：“小春不简单，上学回来还带回一辆车，真有过日子的心眼啊！”

小春母亲说：“这孩子胡闹惯了。”

小燕说：“如今给场里派了大用场——胶轮车坏了，亏了这辆大木头车！”

老阮说：“小春还年轻，今后多帮助他。”

小燕说：“我比小春小一岁，今后大伯大婶多教育我吧！”